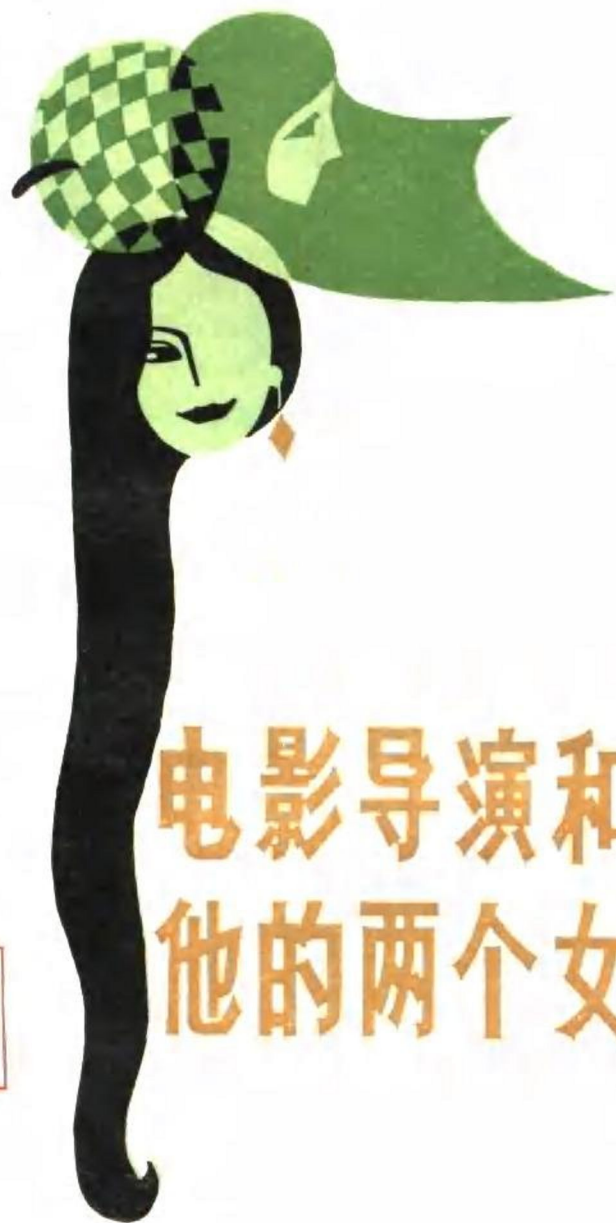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电影导演和 他的两个女演员

电影导演

和他的两个女演员

哲夫 著



电影导演和他的两个女演员

哲夫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25 字数：219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书号：10397·101 定价：1.80 元

目 录

光电声色.....	(1)
爱情的雪花与小白鼠.....	(80)
电影导演和他的两个女演员.....	(133)
谁坐一把金交椅.....	(185)
蛾子与原子.....	(258)

光 电 声 色

序

一束阳光从淡绿色的窗幔的隙缝间照入屋子，恰好照在靠墙的大衣柜那面毫发可鉴的穿衣镜上，将耀眼的光束象踢皮球似地踢向对面的双人床，恰好又踢在刚刚睁开眼的男主人的脸上，使睁开的眼睛又连忙闭上了。

哎，这该死的反光啊！

1 仍然是这一束阳光，只是没有经那面镜子的伪造，货真价实地从绿色的窗幔的隙缝间透进来，照在一张俏丽的，嘴角抿着几丝微笑的姑娘的脸上。她一伸手拉开窗帘，推开窗户，阳光和微风象琥珀色的酒浆流入屋子，同时也流入了姑娘那颗天晓得在想什么的心里。

不错，这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晴天。

姑娘倚在窗台上，双手托着腮，睁大了一双黑沉沉的眼睛，若有所思地望着鳞次栉比的房屋，那在自来水管边漂洗衣服的邻居大嫂，那几个猴儿似地追逐嬉戏的顽童，那一只

不断偷吃左邻右舍咸鱼的野猫，那比猫儿大不了多少的狮子狗，还有在枝头叽叽喳喳乱叫的麻雀——她今天瞧着都觉得有趣、可爱，由不得眯起眼儿笑了。这一笑可真够甜的，象是吃多了桂花蜜，从弯弯的眉梢，上挑的嘴角，翘圆了的小酒窝溢流出来，扩散到阳光里去了。看来，她的心情比这晴天还要好上几分。

她尖起嘴唇，煞有介事地吹了几声口哨，冲着天空皱着鼻子，扮了个漂亮的鬼脸，握起小拳头朝那个无形的敌人恶狠狠地挥舞了几下，猛地双手叉腰，扭了扭曲线流溢的腰肢，双手慢慢抬起，打一个呵欠，爆发性地喊了一声：“啊——”。然后，“呼”地关上窗户，跑到镜子前理理衣服，梳梳波浪形的长发，跳了几步颇有韵味的迪斯科，象冲锋似地朝房门奔去。片刻之后，如同一粒出膛的子弹，消失在房门外了。

只有阳光仍然留在屋子里。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关不住——阳光便是其中之一。

2 一列绿色的列车，奔驰在绿色的原野上，唱着一支绿色的歌。微风掠过嬉闹的小河，皱起一池春水，催开朵朵桃花的蓓蕾，踏着葱郁的麦田闯上高高的路基，卷入铁马狂奔的疾风中，在绿色的窗口吹了几声口哨。

这风儿吹出的口哨，听起来仿佛多舌鸟的鸣叫，使他想起了心爱的妻子，那快活的，带着点不驯的野性的新娘，那一边奔跑，一边甩动着长发，眯起眼儿，尖起嘴唇，吹着蹩脚口哨的漂亮的何小菲——也许这会儿已经走上站台，睁大了那双黑沉沉的眼睛，在翘望他的归来。

列车象一个哮喘病人，呼哧呼哧地减慢了速度，驶入市区。那熟悉的二十四层高的八角楼，那尖尖的电 视 台 的 铁 塔，那拦着木杆的马路和聚集着等待列车驶过的车辆，人流，那熟悉的一切……这整座有洋房、花园，大商店，冷气电影院的大城市，又将属于他了！

他被隐约的冲动压迫得晕了头，忍不住站起身，伸开两条粗壮的手臂，提住车窗两头的按键，将车窗猛地推上去；一阵料峭的疾风从窗口灌入车厢，夹杂着汽车的喇叭声，自行车的铃声，行人的喧闹声；还有一声婴儿的啼哭，那却是来自车厢中的。

“要死哇，关上窗户，这儿有吃奶的娃娃！”

一个农村大嫂尖着嗓子抗议道。

他手忙脚乱地将窗户放下，抱歉地冲农村大嫂一笑，坐了下来，重新凑近窗玻璃，将额头贴在上面，瞧着那熟悉的一切从眼前一一掠过；按捺不住得意洋洋的心情，飘飘然地哼了几句小调，连自己都觉得难听，只好不再往下哼。唯有微笑逗留在嘴角，留恋不去。

不用问，这一定是个幸福的傻瓜。

3 “他是谁？象个乡巴佬。”

“他叫亮亮，是我的好朋友！”

“嘻嘻，瞧他那副呆样，可惜长了那么个好身段！怕有一米八那么高吧？”

何小菲拎起苹果绿的裙裾，坐在一张破藤椅上，一甩小脑袋，长发象波浪似地涌向前来，包住了半边脸，只从流泻的柔发间，露出一个漂亮的鼻子，一只眯缝的眼睛和两片执

拗的嘴唇。

他在书架上翻检着需要的书籍，耳朵中收入了黄云和何小菲的几句对话。那个象个浪荡小姐似的何小菲，是那样尖酸刻薄，每句话都象小刀子刮着他的自尊心。还好，他的自尊心早结了厚厚的茧子，根本不在乎。

“行了！”他抱着一摞书走向黄云，“这些我都借了！”

黄云点点头，抚掌道：“不许外借、损坏，要在一星期内还我！”

何小菲顺手从他手中接过书，一一翻检，发觉这些书不是文学书籍，有点吃惊地问：“这是农艺学，你怎么喜欢？”

他唯有点头，不敢正视她的眼睛。拿着书唯唯诺诺地走了。他听见黄云和何小菲的最后两句对话：

黄云：“他是农场的的一个副场长……”

何小菲：“天呀，我简直不敢相信……”

4 列车终于走完了最后的旅程，如同一匹咆哮的烈马，被乖乖地勒住了。蒸汽“哧哧”地从排气阀中放出，一节节车厢的车门被打开，吐出了里边的血肉之躯。冷落的站台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，好象一只只排列着的蜂箱，乱哄哄地，嗡嗡营营地飞出了无数只大马蜂，纷纷拥向出站口。

她随着接站的人流拥向三号车厢，充满着喜悦的目光从人堆中寻找着她亲爱的丈夫——那个有些腼腆的，象个傻瓜似地爱着她的“乡巴佬”。瞧，他出来了，扛着大提包，歪歪斜斜地从踏板上跳下来，仍然穿着那一身汗迹斑斑的工作

服，头上扣着那顶油腻腻的黄军帽，一张看去不怎么漂亮，甚至有点过分老实的傻相的方脸，²泛着健康的红色；两只不大，毫无光彩的小眼睛忙碌地转来转去，一遍一遍地扫瞄接站的人群，露出困惑、焦虑的神情。

她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兴奋，“嗤溜”钻进人缝，溜到他的背后站着，强忍着马上要破口而出的笑声，幸灾乐祸地瞧着自己心爱的“乡巴佬”东张西望地寻找自己。她甩着长发，在他宽厚的身影里躲来躲去，感到一种淘气孩子的满足。

站台上的旅客渐渐稀落了。她那失望了的丈夫，扛着大提包，咕哝了一句什么，踏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出站口，向火车站走去。

她象个影子似地跟在他的身后，捂着嘴偷偷哧哧地笑，秋水横波一样的大眼睛荡起一环记忆的涟漪，笑容在她的嘴角凝固了。

5 蝉儿在法国梧桐树上进行合唱，太阳象一块生日蛋糕，悬在蓝色的天空中，发出白热的光。农场的看羊狗躺在树荫下，伸着红红的舌头，舌头上滴着涎水。咩咩叫的小羊羔跳跳蹦蹦地在草地上撒欢，荷兰奶牛躲在圈里，懒洋洋地嚼着干草，巨大的乳房拖在腹下。水池中一群嘎嘎乱叫的白鹅，扇着翅膀嬉戏，似乎在炫耀自己的得天独厚，尖着被清水泡软了的嗓门叫着：“好凉快”！

田野中传来姑娘们的笑声，伴着吉他和手风琴的奏鸣。迎风起舞的麦子翻滚着绿色的波浪，如同一群小姑娘在跳绿绸舞。这田头歌舞刚刚揭开了序幕，轮到她出场了。

她打扮得象个异国姑娘，跳起了西班牙舞，这种舞蹈旋律急骤，节拍紧密，带着一股很纯的野味，很有点玩命的感觉。她注意到一张熟悉的脸，咧开的嘴巴久久合不拢，挤在农场的姑娘小伙子中间，摇晃着大脑袋，在按拍子颤动脚尖。啊哈，是他，是那个半年前在黄云家见到的“乡巴佬”！

她的舞蹈一完，喘息未定，再瞅那个“乡巴佬”，已不知去向。她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挤出人群，闯到圈外，看见那个厚实的身影正冲场部走去。她追了两步，大喊一声：“喂——”

他站住，回过头，惶惑地看着跑过来的她，使劲拉着肩上的挎包带，讷讷地问：“你，你找我？”

她一副淘气相，冲他一伸手：“不认识了？来，握握手！”

他红了脸，狼狈地退后一步，干笑一声：“你是，是黄云的朋友……”

她只好缩回手。姑娘的自尊心受了伤害，发狠地道：“你这个乡巴佬！……”

他咧开大大的嘴巴，嘿嘿一笑：“你说得对，是乡巴佬……三天没顾得洗脸了……”

她忍俊不住，“扑哧”笑了。

6 无轨电车轧轧地驶来停下，一溜眼的工夫，她的“乡巴佬”已跳上了电车，车门“啪”地关上，车轮辗着地面轻快地向前滚动而去。她跟着跑了几步，气急败坏地一跺脚，哭笑不得地目送电车远去，后悔不该开这样一个玩笑。没法

子，只好等下一趟车。

她急不可耐地等车。盛夏的阳光晒着柏油路，发出黑黝黝的闪光，仿佛一个坚实的劳动者的胸脯。她记得，当自己第一次把发烧的脸儿靠在这张胸脯上时，听到一种神奇的、有节奏的声响：“嘭、嘭、嘭嘭……”心的跳动……几缕烟一样的柔情从她的心头升起，朦胧了她的双眼，她感到惊恐、惶惑、不安，巴不得马上逃开；却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紧紧地吸附着，脸儿象是变成了吸盘，从中吮吸着那种陌生的，汗津津的，燥热而杂着蒿味的男性的气息——这是她的乡巴佬的气味。

笛笛——汽车象湍流的水，大卡车，小嘎斯，吉普，华沙，上海，漆成红色的公共车，来来往往。车窗玻璃的闪光，喇叭的叫声，行人汗湿的脸……这晴朗的一天，也是燥热的一天。阴天盼晴，晴天盼阴，人真是种古怪的生物。

她用小手绢扇着凉，使劲把长发往后甩，焦躁不安地替换着双脚，脸上一副不耐烦的神情，嘴唇赌气地闭紧，敏感的鼻翼不时抽动一下，似乎在努力嗅着那刚刚被载走了的熟悉的气味。真该死，一年零两个月没见面，好不容易见面又开玩笑来……难怪他叫她没心肝的野姑娘……她真想打自己一个嘴巴，泪水在眼里颤微微地闪光，却努力不流出来，她喃喃地叨念着：“哦，乡巴佬，哦，乡巴佬……”

随着这声低语，一对沉甸甸的泪珠“啪嗒”落在晒得发烫的地面上，须臾便蒸发掉了。

她吓了一跳，急忙揉揉眼睛，猛地一甩头发，脸上露出一丝轻蔑、自嘲的微笑，使她漂亮的脸儿带上了几分刁横的味儿，“哼哼，我这是怎么啦！他知道了，准要笑话我的……”

乡巴佬！”她几乎是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，又恢复了一贯的神态。

谢天谢地，电车总算来了。

7 她象疯了似地往楼上跑，高跟皮鞋急促地敲打着水泥楼阶，发出笃笃的声响。跑到三楼时，她蓦地停下，理理头发，整整衣服，定定神，扮出副懒洋洋的样子，掏出钥匙，打开了门，她听到一阵奇怪的叫声：“咩咩……”

她旋风似地从小走廊冲进房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奇异的图画，打蜡的地板上，一只小羊羔咩咩地叫着跑来跑去，一堆半枯的青草被小羊羔拖得到处都是，漂亮的双人床上发出雷鸣似的鼾声，他四平八稳地躺在床上，已经睡着了。

她突然感到一阵失望，一阵气恼，一阵因她的“乡巴佬”如此安然大睡、没有想着她的莫名其妙的委屈袭上心头。这是一种女人的软弱！她告诫自己：不能这样，这种气恼是无能的表现！她走向双人床，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，上前摇醒了丈夫。

他睁开睡眠不足、有点发红的眼睛，猛地坐起身，咧开嘴巴微笑着，露出那种她所熟悉的、生硬的、柔顺的、犹犹豫豫的激动，一伸双臂，抱住了她。她巴不得这样……可天晓得为什么，却一下推开了他，命令道：“去洗洗脸，换换衣服，你这个乡巴佬！”

他愉快地服从了，到洗漱间去洗脸、刷牙、梳理那头象猪鬃一样不驯服的黑发。然后，换了衣服，但却没有刮胡子。他微笑着走向淡然坐在那里的她。

她很激动，却打了个呵欠，懒洋洋地道：“胡子，你的

胡子……”

他犹豫了一下，露出一副听话的样子，又去刮胡子了。

她坐在小沙发上，全身都在微微发抖。心在腔子里“扑扑”地乱跳，似乎有一匹野马在血管里横冲直撞，非得死命勒住才行。她不愧是何小菲，她勒住了。尽管她担心地想：

“他一定又饿又累，该给他准备饭了，菜在昨天已经买好了……”不过，她没有动，冷静得象个木乃伊。

他终于刮了胡子，容光焕发地走出来，也许由于太匆忙，下巴上刮破了，沁出一粒小血珠。他笨拙地搓搓大手，微笑着，并不慌乱，满有把握地向她走过来。

她说话了，声音出奇地客气：“对不起，今天厂里有事情，没能去接你……”

他宽容地，甚至是带着点“不敢劳驾”的巴结神气，淡淡地一笑，伸开双臂抱住了她的肩头。她忍不住了，象一头淘气的小鹿，将脑袋使劲抵到他的胸脯上去……。

一切都合她的意。

8 那次总厂临时组织的宣传队到设在偏远地带的的一个分厂慰问演出，附带到一个关系户农场去演了一些小节目，凑巧这个农场便是他所在的单位。那天他恰好去开会，没有在场里。第二天才回来，刚好看了她跳的西班牙舞。他认出了她，节目一完就溜了。可她偏偏追上来。

她和他慢慢蹒跚回去，一路上两人谁也不说话。

一间堆满了书籍的屋子，散发出一股牲畜的骚味。地上一个个插着良种小牌的盆子，长着绿油油的苗儿。桌上放着一个个种子小瓶，贴着标签。凌乱的床铺，蒙着一块塑料布，

上边丢着几件脏衣服。

她站在门口，诧异地瞧了半天，调皮地一笑：“可以进来吗？”

他专心致意地照料地上的盆盆罐罐，爱搭不理地：“你不嫌脏，就进来吧！”

她走进门，坐在床上，床板“吱吱”地响，床下传来一声“咩”的叫声。她吓了一跳，讯问地望着他。

他将一把青草丢进床下，微微一笑：“这是新西兰长毛羊羔，它病了！”

“你真脏！”她说。

“是啊，太脏啦！”他表示赞同。

“你简直脏透了！”她加强语气，作出一副厌恶已极的神气。不知为什么，她想激怒他。

“是脏透了。”他认真地点点头，一点也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侮辱。

“一股臊味，这哪儿是人住的屋子，是羊圈嘛，比羊圈还脏！”

“对，你一点也没说错。”他似乎有些迟钝地笑笑，仍在摆弄那些盆儿，苗儿。

她感到一阵气恼，因为在她的三分之一的人生中，很少有人不注意她。她狠劲地用手绢扇着鲜红的脸蛋，猛地站起身：“那好，再见！”

他吃了一惊，站起身，惶惑地笑着，又恢复了最初见面时的腼腆，笨拙地扎撒着手，红着脸道：“何、何小……你是生气了吧？”

“生气是无能的表现，我才不会和一个傻瓜生气呢！”

她骄傲地说，轻蔑地一笑，摆出一副要走的样子，却并没有走。

他定定神，不算大的眼睛迅速地打量了她一下，重新望着墙壁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生气并不坏，它说明你还活着！”

一群农场青年从窗口探头探脑，挤眉弄眼，偷偷地笑闹。他扬起手唬他们，他们丢下一串笑声，象一群麻雀似地飞走了。

9 骚动的感情平息下来，她和他开始喝茶。

“你到底回来了！”她说，叹了一口气。

他在望着她的时候，眼睛发亮，显得很美，过多地吸收了紫外线的脸膛蒙上了一层男子的英武气。他不去碰那只茶杯，也不去碰盆中的点心，聚精会神地望着她，慢慢道：

“有时候，我真怕把你一碰碰碎了！”

“我是瓷娃娃吗？”她斜着眼问他。

“我喜欢瓷娃娃！”他笑着说。

“但我不是！”她叫道。

“你不是，我知道！”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“可我觉得你是易碎物品……”

她打断他的话：“要贴上易碎物品，轻拿轻放的标签，是吗？”

他咧开嘴很舒畅地笑了。

“为什么带一只羊回来？”

他怔了一下，有点不安，但仍在笑着。早在这之前，羊羔已被关进了漱洗室。

“你知道，这是新西兰长毛羊……”

“它病了？你要陪着它，它是你妻子，是吗？”

“不，它是新西兰羊和本地羊杂交的第二代，要观察一下……”

“你已经调回来了，是国营工厂的正式职工，还管那么多干什么！”

“小菲，你别生气……它再不会弄脏地板了！”

“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一个月，只要一个月……记得老场长吗？他说你会通情达理的……”

“还说什么？”

“还说，还说……”他窘住，不说了。

“说什么？”她一个劲追问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讷讷地：“老场长说，咱们结婚两年，没有儿子，让我们生一个……”

“是杂交还是改良？”她尖刻地问。

他一下子卡了壳，窘得满脸通红。

她站起身，红涨着脸，冲他发狠道：“你要孩子，可我偏偏不要！”

他嘟嘟囔囔地道：“不要就不要，发什么火。”

她背向他，偷笑了一下，暗暗骂了一声：“乡巴佬！”然后一转身，“好了，我去做饭，饭后去看爸爸、妈妈……”

她的每一步都布置好了。绳子已经收紧，很快就要勒进他的脖梗里去。哎，这些女人啊！

10 “你爱黄云，是吗？”

“他聪明的要命！你们是同学？”

“他从小就聪明，我们叫他金脑门！”

床下的小羊羔“咩”地又叫了一声。苍蝇多得要命，她只好不停地挥舞手绢。

他已不敢再摆弄地下的盆盆罐罐，规规矩矩在对面坐下，还给她倒了杯水。

“我的舞跳得好吗？”她狡黠地问。

“因为是你跳的……好极了！”他低垂着眉毛，膛音很重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纳闷地问。

“你很美！”他闷闷不乐地说。

“真的？”她很兴奋。

“我从不撒谎！”

她有些得意了：“过去，我想考舞蹈学校，可没考上。你知道，我很有点那个天资……不过，没有考上也不要紧，我可以干别的，人的适应性和可塑性很强！”

“我是个没天资的人。”他毫无光彩地说，“大家都说我笨……小时候，我把一粒大米种在院子，天天浇水、松土，眼巴巴地盼它长出来，可它总不肯长出来……”他微笑了一下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是一颗煮熟了的大米粒。”

她笑了，他也笑了，同时感到一种轻松。

“我和黄云同时毕业，六年前，农场招工，黄云不肯